

## 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审美价值探微

欧萍

(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 四川成都 610213)

[摘要]柳宗元游记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。他在继承前人的艺术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。他的山水游记几乎每篇都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崭新感受,丰富了描绘自然山水的艺术手法,开拓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,呈现出很高的审美价值。

[关键词]柳宗元;山水游记;审美价值

以“永州八记”为代表的柳子游记文清新秀美。他总是以简短凝练的清词丽句,准确而生动地写出自然景物的千姿百态,并且像一幅幅连续性的画页,展现出永州一带优秀的风景,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。

### 一、创立了山水游记文的系列篇章

柳子“永州八记”各有一个侧重的描写对象,但各篇之间又相互连贯,犹如画家画成的八幅山水画屏。这是前无古人的创造,在“永州八记”之后也是不多见的。虽然八处胜景发现的时间先后相隔四年之久,但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系列。它所写的对象可分为两大类,即山和水。山又有山、丘、石之分;水也有沟、渠、涧和潭之别。写山常衬以绿水、嘉木和花卉美竹;写水也常由石、树、花草相映衬。八篇游记各有侧重,每一篇自有“主人翁”,但又具有共性,山水相互得彰。即使同是写潭,着眼点也有所不同。《钴鉞潭记》着眼于冉水“顺势委峻”,溪水荡击溪崖所造成的“旁广而中深,潭水流沫成轮,然后徐行”之貌;而《小石潭记》则着眼于石奇水清的奇观,但两者都有泉声和绿树环绕。前者境界开阔动人,有令人“见天之高,气之迥”的舒畅之感,后者景色秀丽,但境界悄怆幽邃,寂寥清寒。写山也如此。如《钴鉞潭西小丘记》侧重记述小丘怪石“突怒偃蹇”,着眼于开发后呈现出高山、浮云、嘉木、溪流以及飞鸟云集小丘回巧献技的奇景。

### 二、致力于借山水抒情寓理

柳子“永州八记”最突出的艺术价值,还在于它创造性地运用了抒情寓理的写

作手法,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他的抒情寓理的手法大致可分为三种方式。

其一,从自然山水中挖掘出诗的意境。永州的山水没有泰山的挺拔,也没有黄

河的奔腾,但秀丽清新,生意盎然。柳子就在这普通的山水中捕捉自然景物中最美妙的东西,创造出意境。“永州八记”所创造的美好的意境又分两大类。一类是如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中所描绘的“凡数州之土壤,皆在衽席之下”和“山之特立,不与培塿为类”的阔大旷境。另一类是自然山水经过苦心经营而创造的美好境界。《钴鉞潭记》描述了潭水“流沫成轮”之貌以后,作者进一步买田崇台,中秋赏月的奥境。在这两类境界中,人与景相依相伴,人是景中的主角,景是人的知音。这是借山水自然的美景寄寓人生理想,赋予静态的自然风光以活的灵魂,从而增强了感染力。

其二,借山水寓理于景。柳子是个失意的政治家,但他始终是一个成功的思想

家、文学家。那魂萦梦绕的理想情怀流落在他的山水游记中,被创造性地运用了借山水寓理于景的抒情方式。他往往在篇末留下评叹的文字。《钴鉞潭西小丘记》和《小石城山记》就是典型的例子。前者怜“唐氏之弃地”小丘被弃于永州的荒野而抒发愤慨,寓含着对当政者摧残人才的忿懣;后者“吾疑造物者之有无矣,乃是愈以为诚有。又怪其不为之中州,而列是夷狄。更千百,不得一售其伎”,这是饱含哲理的议论,发出的“造物者之有无”的奇想,直是借物对命运表示怀疑,进而使作品的思想性得以升华,给人以启迪。

其三,物我合一的情景交融。柳子在自然景物中投射了自己强烈的感情。这是他特殊的贬谪生涯和不幸遭遇的折射,从而形成与前人和后代都有所不同的情景氛围。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》,描绘闻水声如佩环,潭水清冽,游鱼翕忽,潭源“斗折蛇形,明灭可见。”就在对小石潭自然景观的描绘中,既融入了作者赏景的喜悦,又在写潭小、境清时产生了“寂寥无人,凄神寒骨”的伤感和孤寂情怀。

### 三、“因人而彰”的独特审美风格

柳子游记文点化山水,以其独特的文笔和情感,构造出“美不自美,因人而彰”

(《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》)的独特审美风格。即通过文学家的发掘、加工和再创造,将那些罕见的胜境传给人。

首先,“漱涤万物,牢笼百态”。柳子的山水游记文是真正的艺术性的文学,美妙的文学篇章。他善于选取深奥幽美的景物,经过一丝不苟地精心刻划,展现出高于自然原型的艺术之美。他用自己的全副精力和才情,去“漱涤万物,牢笼百态”(《愚溪诗序》),借以安顿他那颗悲哀苦闷的灵魂,并从中获得愉悦与安宁。在他笔下,自然山水是那么纯净,那么奇特,那么多姿多彩,那么富有灵性!水,有涧水,有潭水,也有溪水。这些水或平布石上,“流若织文,响若操琴”(《石涧记》);或奔流而下,“流沫成轮,然后徐行”(《钴鉞潭记》);或因地势、流速的差异,呈现出“平者深黑,峻者沸白”(《袁家渴记》)的特点。

其次,布局井然,形容如画。读柳子的游记,好象随作者一道游山观水,边走边看,越看越有兴味。一路游玩后,凝神回眸又觉得是在面对一幅小巧精致的山水画。画面有主景,有次景,有远景,有近景,东南西北,上下左右,历历分明。作者善于抓住各种事物的典型特征,随时变换多种表现手法,使山水所游有序,所记分明。如“全石以为底”的小石潭记,“间厕曲折”的袁家渴,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,益奇而坚”的小石城山,所有这些小巧、诡异、奇特、错置、斑驳的特点,构成了柳子山水游记文的主体画面。

最后,一景一色,声情并茂。柳子笔下的山水各呈特色,富有奇特的自然之美。如仅一亩方圆,“可以笼而有之”的小丘(《钴鉞潭西小丘记》),“或咫尺,或倍尺,”“其长可十许步”的石渠(《石渠记》),宽大的也不过“其清而平者十余亩的钴鉞潭”(《钴鉞潭记》),等等。而且,其山水游记那一鳞一爪中的一景一色,既给人以巨大的视觉美感,还能给人以奇特的声觉美感。如《小石潭记》“行小丘西行百二十步,隔篁竹,闻水声,如鸣佩环”,这是一种美妙的音乐境界;《石涧记》“流若织文,响若操琴”的寥寥八字,令色彩音响全出,显现着从没有过的音乐旋律和画面形象;这中间有写声音的节奏,写节奏的高低、疏密、长短、大细;有写声韵,写溪水回流,它是有生的但也有无声的。《钴鉞潭记》中“有树环焉,有泉悬焉”的描写,又是精妙的间接描写音响效果。这些描写的美学氛围,不但付之于听觉,也付之于视觉并直达心境,构成声情并茂的审美效果。

### 参考文献:

- [1]孙昌武.柳宗元评传(M).南京:南京人民出版社,1993.
  - [2]金涛主编.柳宗元诗文赏析集(M).成都:巴蜀书社,1994.
- 作者简介:欧萍(1975—)女,汉族,四川资阳人,副教授。